

许开祯
著

打倒 I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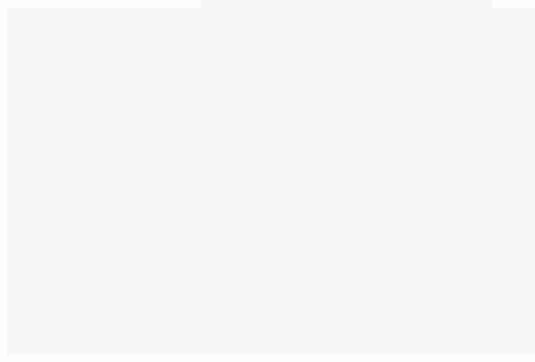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

打壁

许开祯 著

II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打黑Ⅱ / 许开祯著. — 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10.5

ISBN 978-7-5125-0026-6

I. ①打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58732号

打黑Ⅱ

作 者 许开祯
责任编辑 王逸明
统筹监制 郎爱民
策划编辑 许 挺
美术编辑 徐燕南
市场推广 张 蓉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开 本 710 × 1000 16 开
20 印张 350 千字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
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25-0026-6
定 价 32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//www.sinoread.com

目录

- 第一章 娘子军 / 5
- 第二章 话语权 / 39
- 第三章 绑架 / 75
- 第四章 交锋 / 114
- 第五章 看谁狠 / 149
- 第六章 没那么简单 / 185
- 第七章 生死斗 / 218
- 第八章 以牙还牙 / 251
- 第九章 大变局 / 286
- 后记 / 318

第一章 娘子军

1

那道沉重的铁门“哐当”一声，滢秋算是被“救赎”出看守所。

看守所罗所长并没送她到铁门外，只是把她叫到办公室，对她做了短暂的“教育”。罗所长说：“想不到啊，棉球这浑球，还有点能耐，要不然啊，要不然啊……”罗所长呵呵干笑着，不往下说。其实罗所长是一时找不到准确的表达语言，积攒在他脑子里的词汇量真是太少了。

滢秋面无表情地盯着姓罗的。罗所长这天穿着警服，他是很少穿警服的，这个夏天，滢秋看到最多的，是他穿两件颜色和风格迥然不同的“老人头”T恤，裤子么，有时穿宽松的牛仔休闲裤，有时穿那条米色的飘逸西裤。穿米色飘逸西裤的时候，多半会跟看守所那个留短发的姓米的女警员在一起。那个姓米的女警20来岁，长得像根嫩葱，外加棱棱的鼻子，一对漂亮的小眼睛，笑起来分外甜，可她对滢秋一点不甜，训滢秋就跟训土匪流氓一样刻薄无情，滢秋恨这个女人。

罗所长呵呵了半天，终于想到适合的词，笑着道：“网开一面，网开一面啊，要不然，你还得在里面乖乖待下去。”

滢秋皱紧了双眉，罗所长的样子让她很不舒服，她想气一气这个没有人情味的家伙。

“你是怕我一走，敛财的路又断了一条吧？”

罗所长怔了一下，猛地板起脸道：“怎么说话呢，怎么说话呢，冷滢秋，我可告诉你，尽管你被无罪释放，但你做过的事你知道，小心你前脚出去，后脚就有人让你进来。”

滢秋鄙夷道：“罗所长的话我记住了，谢谢。”她不想跟姓罗的啰唆下去，“大仓”里姐妹们还等着她呢。

说来也是奇怪，一听滢秋要走了，“大仓”里那些姐妹突然就跟她亲热起来，好像她们之前根本没有过仇恨，更没有发生过那些齜齜事。特别是平胸女人，昨晚她几乎一夜未睡，非要跑滢秋这边唠嗑儿。滢秋进来这么长时间，才第一次听说平胸女人的真名，她叫孙月芬，但里面没人叫她孙月芬。二妹三妹暗中喊她老公，明着呢，跟“大仓”里其他姐妹一样，喊她老板或头，有时也叫“大哥”。平胸女人喜欢别人叫她“大哥”，一叫，她脸上的雀斑都能兴奋得跳起来。至于罗所长和米小阳她们，则一律喊她孙二娘。

米小阳就是那个长着棱巧鼻子的狱警，孙二娘说米小阳是姓罗的姘头，两人关系腻歪得很，滢秋觉得也像。

回到“大仓”，孙二娘她们正眼巴巴等着她，见她进来，二娘扑过来说：“秋妹子，你真要走啊？”滢秋点头，没想，一向张狂得不把别人放眼里的孙二娘突然就泪如雨下，放开嗓子号叫起来：“走，走，你们全走，留着我二娘一个人，给你们看家！”

孙二娘这一哭，就惹翻了大家的眼泪，看守所每每有人出去，就会让留守者心里生出百态。“大仓”里很快响起此起彼伏的啜泣声，年仅十八岁的三妹呜咽着走过来，抓住滢秋的手，求她不要出去。

“你走了，我们怎么办啊，还没跟你耍够呢。”三妹说。

曾经的恨，曾经的怨，曾经的仇，这一刻陡然没了，滢秋感觉一种东西正在心里升起，越来越强烈，越来越有冲击力。如果不是棉球在铁门外等着，她可能……

孙二娘最后一抹鼻子，豪气冲天说：“走吧妹子，甭听她们乱说，哪个愿意待在这地狱。只是出去了甭把姐妹们忘了，哪天姐出来，第一个就投奔你去。”

“我也去！”十八岁的三妹黄灿生怕把她拉下似的抢着说。这孩子是为了父亲的姘头进来的，外表娇小柔弱的她下起手来真是狠得让人叫绝，她趁父亲跟姘头也就是那个妖精热乎够了睡酣的时候，将一壶刚烧开的开水狠狠地浇到了姘头裆里。那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一幕啊，据她说，那个骚狐狸再也勾引不了男人了，因为她下面的家什坏了。她父亲比她还狠，居然为了一个姘头，亲手把她送到了这里！至于孙二娘，滢秋相信她会很快离开这里，二娘是因为赌博进来的，丈夫一直对她不好，她就把气出在财产上，一年多时间，她把家里财产输了个精光，包括前些年辛辛苦苦赚下的一个铺面。她本来早就可以出去，只是丈夫找不到钱，交不起保释金，她不得不“寄养”在这里。滢秋打算出去后，第一个就把二娘“赎”出去，她知道以后需要这样的人。

滢秋抹掉眼角的热泪，毅然挥手，走出了“大仓”。

外面阳光灿烂。

送滢秋走出铁门的是米小阳。米小阳一副圣女样，她冲滢秋说：“出去后好好做人啊，千万别让我第二次伺候你。”

滢秋心里骂了句很恶毒很下流的脏话，脸上破例闪出一丝迷人的笑，目光楚楚地望住米小阳：“感谢政府，感谢米警官。”她本来还打算拥抱一下米小阳，没有她们，没有看守所这些经历，她怕是永远还在初级阶段，至少内心里强大不起来。可是后面的喇叭声响了，滢秋回过头，就看见棉球站在明亮的太阳下。

滢秋的泪就是那个时候下来的。

棉球倒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，走过来狠狠捣了滢秋一拳，做出一个壮烈的姿势：“怎么样，我说你没事吧，你还不信，他们还不是把你乖乖放了出来？”

“棉球，棉球，棉球。”滢秋感慨万千，就像见到自己亲人一样，

哽咽着说不出话，眼里的泪在直冒。棉球说哭什么啊，应该高兴。滢秋猛地抓住棉球，死死地就把他抱住了。

警官米小阳看得双眼发直。

棉球先是僵着，好像这一切太突然，很快，他也激动起来，一双手将滢秋牢牢箍在怀里，不停地唤着她的名字。滢秋委屈极了，也开心极了，孩子般钻棉球怀里，身子筛糠似的乱抖。两个人拥抱了好一会，棉球才松开她道：“上车吧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”

滢秋恋恋不舍地松开棉球，抹了把泪，钻进了车子。

车子发动的一刻，滢秋想回头再看一眼看守所，看一眼这个让她伤心让她留恋的地方。棉球一把掰过她的脖子：“千万别回头，这种地方回不得头的。”

滢秋凄然一笑，听话地闭上了眼睛。

这是公历八月的一天，东州的夏天已近尾声，秋天很快就要到来。谁能想得到，滢秋在里面一关就是五个月。五个月啊，滢秋长长地叹口气，里面的一幕幕再次闪了出来。

位于宣北区橡树街罗云寺附近的大红袍火锅，在东州已有些历史，这里经常是人满为患。滢秋想吃火锅，棉球一下就想到了这里。滢秋跟着棉球来到火锅店时，已是下午六点二十，棉球老早就订了座，他说这儿的老板跟他很熟。滢秋穿得艳光四射。棉球带她先是去痛痛快快泡了桑拿，还推了油，做了全身按摩。女技师在她身上柔软地动着手指的时候，滢秋再一次想起洪芳，想起洪芳跟她在这里享受的情景。五个月，时光改变了一切，她的泪情不自禁就流了下来。技师以为是服务得不好，连声跟她道歉，滢秋凄凉地笑笑，说：“不管你的事，你继续吧，我想起了一个人。”技师莫名其妙说：“男人靠不住的。”滢秋盯着她望了好长一会，突然问：“那你说，什么人靠得住？”技师慌忙摇头：“我也不好说的，在我心里，能靠住的还是自己。”

滢秋欣然一笑，她很感谢技师送给她这句话。是的，能靠住的还是自己。离开养生会馆，棉球又带她去购物，将她从头到尾包

装了一番，滢秋就一点也看不出是刚从那种地方出来的了，她像一个港商，非常夺目地出现在东州街头。路过那家奢华的眼镜店，滢秋看中了一副墨镜，在里面的时候，她特别想戴一副墨镜，人应该把自己先包裹起来，躲在黑暗后面的才是高手，这是她在里面生出的深刻想法。棉球也不吝啬，花一万二千多，为她买下那副眼镜。滢秋觉得自己立马藏在了黑暗背后。

包房里就他们两个人，棉球说本想叫几个弟兄，为滢秋接风，又怕滢秋认生，索性就一个人为她接风了。滢秋的心情已好出许多，跟棉球说话，也不那么扭捏了，她道：“你的好我会记一辈子。”棉球哼哼了两声，笑说：“记什么记，应该的。”然后就望着她。

滢秋的身子再次颤动起来，棉球的目光似水，又似火，望得她一悸一悸，既舒服又紧张。她知道，她现在心里已有了这个男人，过去这段日子的奔波，让这个男人从遥远处一步步朝她走近，过去那些朦胧的影子，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，忽然间就变得清晰，变得强烈。

“棉球。”滢秋叫了一声，她的声音接近呢喃。

棉球的身子动了一下，看着滢秋的目光也变得火辣辣的。

“棉球。”滢秋又叫，她真想就这么一直叫下去，一千次一万次地唤他，这样她空落落的心才好受点。

棉球走过来，一双手抚在滢秋身上，这一刻，他的心是激动着的，如果说他对滢秋没想法，那是假话，怎么可能呢，这女人早就钻进了他心里，而且以不可抵挡的方式活跃着。所以要不遗余力救她，就是不忍心她在看守所那种地方受苦，更不想让她有可怕的结果。然而，当她以自由人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时，棉球突然又变得胆怯，变得犹豫。

他记起了自己的身份。

是的，他不可能跟她产生感情，更不能跟她有什么结果。

半天，棉球痛苦地拿开已被滢秋握住的手，略带绝情地说：“什么也不要说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们应该好好庆贺。”

“棉球。”滢秋忽地站起，一把子抱住了棉球，她的身体像火，这一刻，她真想把自己点燃，把怀里这男人也点燃。

门这时候被敲响，进来的是服务员。滢秋慌乱地理着自己的头发，胸脯怦怦乱跳个不停。棉球跟服务员说话的时候，她双眼做贼似的往他脸上望。服务员很快就出去了，滢秋却再也没有勇气扑进棉球怀里。她觉得此时的棉球有些反常。

滢秋似乎有些失落，失魂地拿起筷子，目光却怎么也落不到菜上。她在想，难道自己自作多情了，或者，他心里早有别人？

棉球察觉到滢秋那份失落，安慰道：“先痛痛快快解掉你的馋，好不？”

滢秋这次笑了，乖乖女一样点点头，冲棉球顽皮地笑了笑，藏起心里那些不安分的想法，欢快地吃起来。

大红袍的火锅不是辣，而是辣得出奇，滢秋却分外钟情这份辣，不多时，她头上就冒汗了。棉球看着她一边抹汗一边装英雄的样子，笑道：“吃不下去就换一锅，别逞能啊。”

“这有什么，我要让它辣到底。”说着又往碗里加了点辣椒。

两人正吸溜吸溜吃着，滢秋手机响了，拿起一看，是周火雷打来的，滢秋接通，周火雷问她在哪？滢秋没说实话，怕周火雷多想。周火雷自从把二号区拱手让给皮天磊后，对东州几股黑势力，就都有了新看法，他劝滢秋少跟他们来往，更不要钻进这帮人的套子。滢秋说我在吃饭，过一会就回去。周火雷哎呀一声道：“我今天去接你了，他们说你被别人接走了，本来要给你接风的。”滢秋在电话里感谢了周火雷，并答应明天一定跟他见面。

第二天上午十点，周火雷来到滢秋住的宾馆。她以前住的那套房子，之前也被警察搜过，警察虽然没像洪芳那套房子一样封掉，但里面弄得乱七八糟，得重新收拾一番。滢秋跟棉球说，她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小区了，更不想看到被乱翻过的场面，她不想看到一切伤心的东西。她托棉球把那套房卖了，替她重新找一套。

周火雷四下打量一阵，道：“小秋你不能住这儿，跟我回去吧，

“你公司还好吧，一区竣工没？”

周火雷说，一区已竣了工，房子卖得很快，该卖的都卖了出去，他自己留了几套。“对了，有一套我给你留着，已经装修好了，跟我搬那边去吧，怎么着你也得有个住所。”

滢秋慌忙摇头，说这哪行，行不得的，真是行不得。周火雷说怎么不行，我又不是白送你，暂时借给你住，将来你投资做公司，就算我入的股吧。

滢秋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，没想到，她冷滢秋运气会这么好，什么时候都能遇到帮她的人。但是，周火雷这份礼物，她断断不能收。因为她知道，自己将来要做什么，不能把这么好的雷哥哥牵扯进去。

绝不能！

当天晚上，滢秋跟三和财务部经理谢子玫坐在了一起。跟之前比起来，谢子玫憔悴了不少，原本青春四溢的脸已显出苍白，嘴上也挂了几个火泡。刚刚过去的那场公安和卫生防疫部门对三和的打击战中，谢子玫被收审半个多月，最后公安实在找不出她具体参与的证据，把她放了，但谢子玫说，公安把三和的账查封了，里面五百多万块钱全被封冻，拿不出来。

“这个我早就想到了，他们的目的一是冲着人，二是冲着钱。”

“我们是被冤枉的，洪姐死得那么惨，真正的凶手却逍遥法外。”谢子玫哽咽着说。

滢秋心里打出一个冷战，她听不得别人提洪芳，一提，心就痉挛，往一起揪，好像洪芳是她杀的。她沉思了一会儿，道：“子玫，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，我们得合起劲来，替洪姐报仇。”

“怎么报？”谢子玫可怜巴巴望住滢秋，那对好看的眼睛里全露着哀伤。

“具体怎么报我还没想好，但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替洪姐报仇的。”

谢子玫重重点头，现在公司就剩她跟滢秋，不相信滢秋她还能

“早说嘛，死打我可收费高哦，甬到时候赖账。”

“多高？”滢秋被孙月芳的样子逗笑了，她实在想不出，眼前这个满嘴黑话的女人，以前怎么就能给政府当公务员，还在信访办那种机构？

“我姐没跟你说啊，我的收费标准她知道的，管吃管喝，完了还要请我洗澡，做这种事最脏人了，泡一下才舒服。另外嘛，一天这个数。”孙月芳竖起一个巴掌。

“五千？”

“怎么说话呢，我是那种漫天要价的人吗，少一个零，你多给我也会拿的，到时你最好别吝啬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，行，我答应，完事后好好请你洗澡，我亲自给你搓背。”滢秋兴奋地说，她一下就喜欢上了孙月芳这脾气。

“你先别高兴，我可不是一个人去，得带着我姐妹。”

“你姐妹？”

“是啊，干这事，人少了咋成？妹子，甬看你是老大，这事得听我的，谁让我比你有经验呢。”说着，孙月芳一招手，从马路牙子上过来一帮女人，稀里哗啦就把滢秋给围住了。滢秋数了数，一共八个，一个班的兵力。

“我可说好，我啥价，我姐妹就是啥价，你要嫌贵，趁早说，甬到时候又让我死打你。”

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一个价，我绝不少你们一分。”滢秋兴奋得花枝乱颤了，她正缺人手，孙月芳就给她带来了人，看来是天意啊。

“先吃饭？”滢秋问。

“吃嘛饭啊，开工！”

2

一行人浩浩荡荡朝师范大学开去，滢秋怕门卫阻拦，进门时她们分成了几拨，滢秋跟谢子玫走在最前，孙月芳和她的姐妹们则

瞅准时机鱼贯而入，等到办公楼前会合时，她们的力量就很庞大了。滢秋之前跟食堂一名管理员送了钱，让他充当内线，打听孔副校长行踪。她们到了不久，一辆黑色的尼桑停在了办公楼前，人模人样的孔副校长从车里走下来，捋了捋被风吹下来的头发，往他的不毛之地拨拉了下，然后冲不远处两位年轻的女学生望了会，才意犹未尽往楼上去。

孙月芳一个箭步跃上去，堵在孔副校长前面：“你姓孔吧？”

孔副校长受了惊吓似的往后一躲，瞪住孙月芳：“你是哪个，我不认识你的。”

“可我认识你，你叫孔什么来着，对了，孔……孔……”

“我叫孔逸夫，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谁你不认识啊，怎么着，提了裤子就不认人了，还姓孔呢，你咋不叫孔老二？”孙月芳摆出一副母夜叉的架势，一双眼睛瞪成个“八”字，逼视着孔副校长。

“你乱说什么，你是谁，我不认得的，赶快走开！”孔副校长面色骤变，两条腿下意识地乱抖起来，那几根好不容易扶上去的头发一紧张又掉了下来，露出荒丘一般的脑门来。

“你让我走开我就走开啊，你是警察还是什么的，告诉你孔……孔屁夫，今天不把钱给我，我让你这幢楼里炸开锅。”

“对，不把钱拿出来，今天就让你在这里丢死人！”孙月芳的几个姐妹蜂拥上来，围住了孔副校长。孔副校长莫名其妙地望住她们：“你们……你们是哪来的？”

“三和，三和公司，你不会忘记吧？”孙月芳又往前跨一步，眼看就要顶在孔副校长鼻子上。

“三和？你们是三和的？”孔副校长脸上的肌肉都扭在了一起，一边擦汗一边左右看，他想找救援，没想，就给看到了滢秋。

“你们是她雇来的？”

“什么她雇来的，她是我们老板，我们是她员工，今天找你是要钱的。痛快给还是不痛快给？”孙月芳声音很洪亮，唾液乱飞，

喷了孔副校长一脸。

“你们这家没良心的公司，害死我们两名学生，还敢来要钱。马上离开，要不然我报警！”孔副校长一听这样，镇定下来。刚才孙月芳一阵吼，还真把他吓住了，前些日子院里有个系主任，就让一女生出其不意堵校园里，说要带他去见孩子。系主任睡了人家，早就给忘了，哪料想人家会把那么一个活证据生下来，眼下正在闹离婚呢。他怕孙月芳也是他不小心睡了的。既然是三和的，他胆子就正，说话的口气立刻变得威严而又正义凛然。

“你们走不走，不走我要叫保安了。”说着，孔副校长掏出手机，打给了保卫科，不多时，三名穿着黑色制服的保安来到楼下，孔副校长命令：“把这帮人渣轰出去！”

不说人渣还好，一说这两个字，孙月芳就跳了起来：“人渣？姓孔的，今天你给我讲明白，我们怎么就是人渣了？我们是劳动阶级，是靠劳动吃饭的，怎么成了人渣，说啊，你！”

两个保安上前，想阻拦孙月芳，被孙月芳一把推过去：“给我滚远点，哪个敢碰我，小心今天跟你们闹出人命。”她那帮姐妹也不是吃素的，一看保安装腔作势要跟她们动粗，立刻扑过去，唾沫横飞，唇枪舌剑，三个保安被镇住了，看了眼孔副校长，不知所措地退到了一边。

滢秋站在一边，像欣赏一场滑稽剧一样看着孙月芳她们，看来，孙月芳也不是信口开出每天五百块的价码，她做这行的确有经验，指不定，她在县里现在就靠这个为生呢，你看那几位女人，演得一个比一个精彩。孔副校长招架不住了，想溜，孙月芳堵在前面：“你还想溜，告诉你孔屁夫，今天不把欠下的钱一次付清，我们把你拉到人肉市场去卖！”

她的姐妹们立刻起哄：“就这头猪，能值屁个钱，上去，带他找他们校长，就不信堂堂大学，没人讲理。”

“找就找，以为我怕啊。”孔副校长挣扎着伸了下腰，扶了扶眼镜，刚才推推搡搡中，他的金边眼镜几次掉下来。这中间楼前已

围了不少人，有教师，有后勤人员，更多的则是学生。滢秋起初还以为，学生们看到此情景，会帮他们的校长，哪知现在的大学生觉悟高得很，一听学校欠钱不给，立刻就声援起孙月芳她们来。孙月芳像捞到稻草似的，越发兴奋了，几乎要扯住孔副校长衣领，把他往校长室拽。

孔副校长急了，大叫着：“君子动口不动手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！”孙月芳哈哈大笑：“君子，就你这种败类，也敢称君子，信不信，当着这么多学生面，我把你那些丑事全讲出来，还有你吞我们公司的钱。”

“我啥时吞你们公司钱了，这话你可得慎重！”孔副校长的眼镜又掉了，一青年学生走过来，帮他捡起：“不急，校长，慢慢跟她们讲，我们在边上给你老人家助威。”

“好，既然你不承认，那我就讲，去年十一月十二日晚，你在万豪大酒楼，是不是拿过一个五万的红包？”

“血口喷人，血口喷人，我要控告你们！”孔副校长急得就想打人了，这些事真要当着学生面讲出来，那他可就斯文扫地，再也甭想人模人样地抖了。

事情并没就此为止，就在孙月芳她们跟孔副校长撕扯的空，闻讯过来的保卫科长打电话报了警，没过十分钟，一辆警车呼啸着进入校园，车里跳下几个警察，滢秋一眼认出，坐在最前面的居然是大榆路派出所所长祝勇。真是冤家路窄啊，滢秋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祝勇，不等祝勇他们动手，滢秋走过去：“是祝所长啊，想不到你还这么威风。”

“你是？”祝勇看着滢秋，一时想不起这女人在哪见过。

“冷滢秋，洪芳的妹妹，三和公司总经理。祝所长还穿着这身警服啊，我还想，你早就去了该去的地方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，我不认识你的，乱说什么？”

“乱说？祝所长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你不会也给我打一针，把我送疯人院吧？”

祝勇吓得面色全无，退了几步道：“我是顺道来办事的，没工夫跟你瞎扯。”说着，溜出了人群。同来的警察一看所长溜了，简单问了下情况，一看也没闹出啥事，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，走了。

孙月芳这才摆开架势，跟姓孔的正式理论起来。

滢秋她们大获全胜，这世界就是这样，当你豁出命来做一件事，这件事十有八九就成了。她们在师范大学折腾了五个小时，最后愣是把校长折腾了出来，孔副校长在别人面前牛气十足，但到了校长面前，立马就矮下半截。东州师范大学校长是位中年女性，大约同是女人的缘故吧，她认真听了滢秋的陈述，滢秋说，毒饺子事件已经过去，公安该罚的罚了，该抓的抓了，公司还得正常运转，希望女校长看在她们一帮落魄女人的份上，把学校欠公司的五十万付了。

女校长沉吟一会道：“五十万我一次付不了你，这样吧，今天先付二十万，余下的，我得跟有关方面碰碰头，毕竟刚刚发生过不愉快的事。”

孙月芳要闹，滢秋制止住她说：“行，感谢校长，以后怕是我们也不能跟你合作了，发生这样的事，也不是我们想看到的，尽管个中原委很复杂，但主要责任还在三和。”

“你能这么想，当然更好。”女校长看着她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该裁决的，法律会做出裁决，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吸取教训，认认真真把企业做好。”

“我记着您的话，我会把企业做好的，谢谢校长。”

从师范大学出来，孙月芳提出要庆贺一下，滢秋却突然失去了兴趣，落落寡欢的样子让孙月芳不满：“舍不得钱是吧，走，我请客。”孙月芳手一挥，那几个女人便前呼后拥围着她去。滢秋却像受了伤害，孤独地回到住处，脑子里始终是女校长的影子。

滢秋她们如法炮制，又从几家院校收到欠款五十多万，有了这笔钱，滢秋心里踏实了许多。她跟谢子玫商量，先把孙月芳她们

打发回去，有事再叫她们来。她们两个则需要从长计议，到底从哪入手，怎么才能把三和这块被砸倒的牌子再树起来。

谢子攻对孙月芳缺少好感，担忧地说：“能打发走么，我怎么觉得请神容易送神难啊。”

“哪有那么严重，她们都是好人。”滢秋自信地说。滢秋说这话是有根据的，这段日子，她跟孙月芳朝夕相处，对这个女人，滢秋算是有了新的了解，她绝不是胸大脑残，她有大智慧呢。甭看孙月芳一副马大哈的样子，但她心细着呢。特别是如何跟这些牛逼哄哄的单位讨债，孙月芳真是有办法。

“不是姐姐吹，姐姐最擅长的，就是跟这帮狼打交道。妹妹呀，你可要听姐姐的话，对付这帮狼，你还嫩了点。”孙月芳告诉滢秋，自己原来也是狼，而且蹲在虎口上，虎口就是信访办。“那可是专门接待百姓的，政府最难的部门，就属它了。”孙月芳自吹道。孙月芳后来厌倦了。

“这么说吧，妹子，我也是良心发现，有些上访者实在太可怜，为了上访，他们把家产都卖尽了，夜里露宿街头，饿了就跟人乞讨，就为了讨个公道，但是，公道不是那种讨法。妹子啊，我在信访办十年，啥都经了，你这些冤，不算冤，比你冤十倍百倍的都有。我是看穿了，你想讨公道，就得自己强大，指望别人那是笑话。姐，所以离开了那里，姐现在多自由啊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跟谁作对就跟谁作对，谁能把姐奈何？”

孙月芳略带茫然的语气里，滢秋看到一颗心在跳动，是一颗还未完全染黑的心，一颗还知道羞耻和不平的心，孙月芳的良知还未完全泯灭，她跟滢秋一样，选择了另一条道。

这是条不归路。不过没关系，孙月芳说：“不管哪种活法，只要活得精彩就行。不瞒你说，我那个店，纯粹是蒙人的，挣不挣钱姐从来不操心，姐为的是她们，就是那些上访者。姐给她们提供帮助，让她们能把冤喊出来，能把公道讨回来。”

滢秋后来才知道，跟孙月芳一起来的八个女人，四个是老上访